



黃雅莉

出生：民國五十五年生

學歷：博士（肆）

現職：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文科講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博士班學生

曾發表之作品：「學生心情」

獲獎紀錄：蕭毅虹文學獎、中大金筆獎

散文 佳作

用愛彌縫

創作理念

曾經，最怕幕落之後的冷黯之情，最怕分手之後的孤寂之感。唯一不會與我告別的就是自己。於是學會專心陪伴自己，直到永遠。

寫作，就是與自己傾心相談的方法。在時潮外放的年代裡，心靈回歸的渴求愈強，文字有一種迷誘的魅力，我藉著筆底文章來安頓生命。正因為生命不會圓滿，所以創作提供了心靈的避風港，讓疲憊的心靈停歇。我入乎其內，亦超乎其外，彷彿所有的憂傷都隨著文字化為一縷輕煙，漸行漸遠漸無蹤。

用愛彌縫

有一種希望，是在等待與不等待之中來臨的，就像木棉樹的開花，就像女兒的成長與進步，我似乎是等待了許久，又似乎是在不經意之間便邂逅了生命的精彩。

窗外那棵半殘的木棉樹，三年前因枝樞倒向教堂而半邊被鋸掉，卻依然站在大道旁，忙著為人們製造風景，忙著為都市的奔競製造精神偷渡的空間。彷彿這是它的職責，即使曾遭霜斤斲傷，它依然挺著身子硬撐傷殘的肢軀，讓熱情奔放的橙紅，似火焰般噴薄欲出，似晚霞灼燒於墨黑色的枝幹之上，花枝高挑，路人皆需仰視才得見花容。那是木棉樹對抗殘缺的方式，是木棉樹對天地的一種壯烈的宣示，宣示自己仍有生生不息、不容摧毀的生命活力。

然而，很多時候，我目睹它那僵枯的斷幹、槁蝕的殘枝，與皴裂的樹皮，似乎有著痛苦的瘡癩在其間，銘心的悲憤在其間，我幾乎要認定木棉樹的生命在此轉折成沈重的頓點，不再展現任何變化的訊息。未曾想像，醜陋枯寂的形體，竟可以美的像神話。我不知道，木棉樹它如何掙扎、徘徊、迂迴曲折，它的心靈如何起伏跌宕，千回百轉，只為在缺憾中尋求完美，讓時空豁達，讓滄桑渾厚。

四歲的女兒常黏膩著我，和窗外的木棉樹一同欣賞日升月落，時而仰起她的小臉蛋對我甜蜜撒嬌地說著：「我愛媽媽，好愛好愛！」那樣的軟語溫存，那樣的童稚純真，那樣不可抗拒的感動，向我詮釋愛的真諦，我似乎有著「苦雨終風也解晴」的慨歎。回顧這四年來一路行來的種種，內心萬感。而當悲傷重現腦際，回首時竟有著芳醇的甘美。



一、

心靈最初的悸動始於迎新的喜悅。那是深秋已涼，寒冬未來的時節。也是木棉樹上的綠葉轉黃，將落而未落、稀稀疏疏地透著落寞的時刻。

多少次期待與落空的矛盾反差，讓我幾乎要認定今生今世我無緣有兒有女。多少次我虔誠地向上蒼祈求，或許是上蒼憐惜，天知道我多想成為一個母親，天知道我多麼殷望有一分骨肉親情的牽掛，所以，女兒終於帶著前世未了之因航行於輪迴之海來到我的生命中與我結下母女的深緣。那種生命共同體的感覺，呼息與共，血脈相通，是那般令人心動。

在接近產期時，我常對著腹中的胎兒說：「小寶貝，要按時出來哦，別讓我等太久，媽媽迫不及待地想與你見面。」但是，小寶貝不知是聽若罔聞，還是覺得母親的子宮比較溫暖，硬是賴皮不肯出來。直到四十二週仍無動靜，這是一種最難捱的時光。我不免擔心胎盤鈣化而與醫生商量準備催生。在醫院從吃藥到打子宮收縮劑已二天，腹部隨著藥劑的效應而疼痛難耐，然而仍是無生產的跡象。看著同房的待產婦一個個傳來喜訊，而我卻只能等待，等待是一種酷刑，在焦灼中我開始荒謬地害怕胎兒將永遠留在我的肚子裡，而我的十月懷胎所背負的辛苦也終是枉然。

在生產檯上，我疼痛、焦灼，卻又滿懷希望、興奮異常。我不怕痛，有劇烈的陣痛才有我與孩子相見的可能與希望。我在腰腹間似被撕裂的痛苦中用盡心力與孩子共同為我們的見面加油、努力，這是一場艱辛的拉鋸戰，对孩子而言，這也是人生旅程的開展。沒有人可以給他指引，只能靠生命的本能，以及母親的合作，孩子才能衝過狹隘而幽暗的產道，來到這個光明多彩的世界。我每每因用力過度難以為繼而幾次欲昏蹶睡去，但孩子正奮力衝撞，一次比一次地劇烈地提醒我做母親的責任，心中有一個更強烈的聲音在提醒

自己——不能休息，不能放棄，要陪著我的孩子一起完成出生的重大工程，要把孩子從幽暗狹隘中推向手術燈那亮晃晃的世界！

就這樣，當我聽到嬰兒清亮的哭聲時，醫生已把孩子拉出，這不是一聲普通的啼哭，而是一種莊嚴的宣告，宣告一個新的生命已降臨到這個世界，那也是我一生聽過最動人的聲音，那樣清亮高昂，那樣飽含充沛的生命活力。見到孩子平安降臨，緊繃的神經才真能全然釋放。我輕輕地對她說聲：「辛苦妳了，小寶貝。」見到她粉嫩嬌小的模樣，正在那兒啼哭、掙扎，對這個光明廣闊的世界顯然很不習慣呢！雖骨弱筋柔，而握固的拳頭卻充滿對人世的肯定。心中的那份滿足感，已驅趕著方才受痛苦折騰的感覺。是的，當一個活潑健康的小生命展現在你面前，再大的痛苦也值得，健忘的母親享有最大的喜悅。沒有人知道流動在我心中的是一種怎樣的驕傲與優越，彷彿歷經了一場艱鉅的戰役，我凱旋而歸，亢奮歡欣的情緒一直持續著。

女兒是仰望著天空而出生的，很不一樣的誕生姿勢，醫生說：「因為是朝天的姿態，比較會延遲產期」，而我卻認為因為孩子彌足珍貴，得來不易，所以要見面也須歷經一場等待的煎熬，才能讓我們更珍惜這一生一世的母女情緣。

女兒一出生時，就睜開雙眼，東看西瞧，忙著探索一個全新的世界，她是個好奇又聰明的孩子。一雙慧黠的眼睛，小巧的嘴巴，不時以誇張的動作表情來逗弄我們，在開懷大笑之時常令我油然而生「有女如此，夫復何求」的幸福之感。看著孩子從會爬、長牙、搖搖擺擺學走路、口齒不清地想要表達些什麼，這是一條充滿期待的生命路程。

二、

期待的路程，也有著事與願違的滄桑，但我們無法預知。木棉樹葉由青



綠到枯黃的過程，似乎也象徵著生命的轉折。等待它的只能是最終的墜落，在完成墜落之後生命才是一個完美的過程。入冬之後，木棉的葉子已枯萎飄落，如同生命的貪嗔癡怨、悲歡哀樂，不過是流轉之間的往復迴環，我們可以輕易解說季節遞嬗、生命循環的道理，然而沒有人能夠圓滿的回答，為何木棉枝葉褪盡前的虛脫，竟帶著宿命的悲涼？為何木棉樹幹的肌膚因內心的疼痛而悄悄地顫抖，但依然留這身清癯傲骨，仍固執拓畫翹首的姿勢？

或許，上蒼選擇了我們，放心地把孩子交給我們，因為相信我們比別人更有愛心和耐心。在與女兒臍帶相連的那一刻起，除卻「有女萬事足」的幸福感之餘，我便被授予一份絕對的付出與投注，同時也承擔了更大的責任，接受了更多的艱辛。

二歲多的她在語言的發展上稍嫌遲緩，細心的褓姆疑慮地提醒我們：「這麼聰明的孩子，不應該才只能說一些單字及詞，我認為她可以表現得更好。」應該是褓姆她太緊張了吧，不少小孩到了四、五歲才會說話，而我們的女兒已經會說二、三十個字詞，應該算是不錯了。鴟鳥心態讓我們找許多理由自我安慰、自我說服。可是心中漸漸有了不安的疑慮，幾回在背後提高嗓子喚她，她總是相應不理，電鈴、電話聲響起，她總能不受干擾。是她太專注於眼前的事物呢，還是——我不敢再猜臆下去了。當一次打雷的巨響仍未驚嚇到她時，我心中開始有了極不安的恐懼，直到醫院的腦幹檢查的無情測試向我們宣告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女兒是重度聽障兒！宛若承受一記有力的鞭笞，得知自己可愛的孩子竟是被聲音遺忘的小天使時，我們心中的哀傷與悲痛是無法言語的。多麼希望這只是一場惡夢，夢醒之後我的女兒仍然是個正常的孩子。但是我的淚水與祈求都無法改變女兒是聽障的事實！這一次，上帝祂很忙，聽不見我悲泣的禱告。心中的河流沈澱著我的歎息、我的遺憾、我的悲涼。

當世界驟然成灰，天地籠罩著陰雲，對於生活的詮釋態度不再樂觀，「幸福」二字成了詭譎奇異、定義搖擺不定的象徵。我看著窗外木棉樹，宛如戰敗英雄等待出發的悲愴。在日起月落、風高雨驟中屹立，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默默地承受所有造物者的給予，如同涵納生命中所有的悲歡哀樂，所有的缺憾與完美。

天意的安排，是一個無法用人力去改變的事實。面對這樣宿命的安排，我的勇氣和耐心總是顯得單薄而微弱。在傳統的觀念裡，在我既有的印象中，聽障者是又聾又啞，總是比手劃腳地打著手語卻說不出話來，只能一輩子聽不到地活在無聲的世界裡，無法回歸主流的學校而必須接受啓聰班的特殊教育，必須承受別人異樣的眼光，或許還無法和一般人求職競爭、找對象。看到孩子的天真無邪，似乎不知在她的生命中，需要面對的是比一般人及早到來的挫傷和更多的磨練，而在她的成長過程中，也需要更多的呵護與照顧。現在我們還能陪伴她、保護她，可是將來我們老了、離開了，她該怎麼辦？

一個孩子學習語言是在母親的子宮裡就開始了，終於知道為什麼我日日對著腹中胎兒說著：「小寶貝，要按時出來哦，別讓我等太久。」她硬是讓我等到四十二週仍無生產的動靜，不得已才以催生的方式強迫她出來——原來我的寶貝聽不到我對她說話的聲音。終於知道，為什麼她那麼容易受到驚嚇，因為她聽不清楚無法確定外界的動靜，所以極度沒有安全感。原來三年的日子，她都生活在無聲的世界裡，想想，我的孩子已耽擱了多少學習語言的時間？在女兒兩歲一個月時替她配戴了助聽器，幸運的是她並不排斥，且樂於接受。之後，更重要的事是語言和認知的學習。五歲以內是孩子學習語言的黃金時間。我必須打起精神，讓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顧和教導，不讓女兒的生命中有遺憾。我開始與時間賽跑，因為我要是浪費一天，女兒就貽誤了一天學習的機會。或許，每個人都應有面對現實的勇氣，堅忍地挑起自己的



重擔，無可逃避地要去啜飲生命中的流觴，不管是苦澀或是甜美。

在沒有奧援的情形下，我只能以土法練鋼的方式不斷地跟她說話，不斷地告訴她這是什麼，那是什麼。坐在車上，我對著一路流逝的窗景向她敘述。在超市購物，我拿起架上的貨品向她說明名稱及功用，我不斷地向她輸入，任憑旁人以異樣的眼神看我。我陪著她扮演各種不同職業的人們的生活形態，陪著她看書遊戲。當她在玩球，我微笑著說：「球」，她也跟著念，我聽起來像是「一ヌ／」，當我看到故事書上的駱駝，我說：「這是駱駝」，她唸成：「ㄌㄨㄛˋ ヲㄨㄛˋ」，但是沒有關係，我一次又一次地糾正她，她一次比一次唸得更好。看著女兒認真的學習，求知的專注，當她睜著一雙慧黠的眼睛，指著書上的圖畫，企求我告訴她正確的讀音時，我感動莫名。孩子都這麼認真了，做父母的又怎能不如她呢？失聰的孩子總有靈敏的觀察力和早熟的心智，在她兩歲多的小小年紀裡，似乎也察覺了自己的耳朵與別人不一樣，她也正以人為的努力來克服先天的缺陷。「努力」這兩個平凡的字眼，卻充滿了對絕望的不甘心和在絕望中強自掙扎的毅力。在家中的某個角落，總能見我的孩子在朗朗誦讀的聲音，那聲音可愛而清亮，純乎天籟。孩子是一匹黑馬，但她絕不是騎著一匹黑馬跑出來給你看。在努力的日積月累下，每一種存在都是適者。

生命中若有缺憾，絕不只是為了挫傷我們，更是教我們學會用愛修補破損罅隙。當真實的世界無論如何都不肯給我們一段精彩而圓滿的情節的時候，我想我們也只有在自己的心裡努力去整理、刪節與潤飾了。上天雖然為我的孩子關閉了聽覺之窗，卻也同時為她開了另一道窗，上蒼賦予女兒有不錯的耐性，不差的嗓音和不壞的記憶。

我相信，生命中若有圓滿，絕對是來自於人們不斷付出一份愛，一份無怨無尤無止境的愛。即使曾傷心如此、困惑如斯，但經由這樣的援引與關懷，

我們仍可以對天地間的缺憾抱持圓滿的憧憬與嚮往。

上帝不在的地方，宇宙不哼歌，我們讓愛降落在這裡。

在最無可奈何時，仍然繼續耕耘，仍然相信明天。

三、

生命是有充分的餘裕的，每一種生命情境都有它令人稱頌的特質。即使是寒冬，萬物逐漸陷入沈靜與冷寂，但仍有新蕊在醞釀待發。我相信飄泊的生命一如在寒冬中乾枯的木棉，在天地間作一名寂寞的守候者，耐心地等待春臨。終究在每年的春天，在寸寸肌膚的拉扯中，燒出一朵朵氣勢動人的豔紅壯麗，用這奢華的裝飾向人們宣告槁木不死，英雄不衰。英雄們永遠是時代畫卷中最亮麗的一筆顏色，他們站在歷史的封面之上，成為象徵，成為永恆。生命的運動永恆如斯，聽見鳥鳴蟲嘶，接觸風的溫柔，看見陽光展現於花朵與樹梢的能量，看見季節妝添的顏色，看見生命被賦予的智慧和精巧，我們也學會把屬於自己的青春耕耘出絢麗紛紜的希望，與心中的春天長存。

曾經在候車室裡，一個女孩坐在我們的後面，用奇異的眼光看著女兒耳朵上的助聽器並問她母親：「媽媽，前面那個妹妹為什麼耳朵戴上那奇怪的東西？」她母親回答：「因為她耳朵生病了」，我回過頭來看著那戴著近視眼鏡充滿好奇的小女生，再一次的向她說明：「小妹妹跟你一樣，你要戴上眼鏡才看得清楚，她要戴上耳機才能聽清楚。」小女生接著問我：「耳朵聽不見會不會痛？」我告訴她：「耳朵聽不見不會痛，但是，如果人們不了解她，不接納她，她的心會疼。」這份了解，有人說，那是憐憫，而我們卻知道那是支持，是疼惜。

女兒最喜歡央求我說故事給她聽，畫圖給她看。我們要一個輪廓來把我們畫給自己看。我們需要一則故事來把我們說給自己聽。在這幅畫與故事裡，



有著我對女兒永恆不渝的深情與孤意，經歷挫折的莊矜平和，接受一個現實便另拓一片蒼翠的無限生機。我偷偷的在她睡著了以後，看著她無憂無慮，天使般的臉龐，任我一直讀下去也不會厭倦。我撿拾她每一張畫作珍藏，細數她的成長腳步。她畫畫的筆觸像行雲流水，一點也不遲疑；她說的故事雖不完整但是我很愛聽；她問的問題雖無關宏旨，但我總是認真從不敷衍地回答她的疑問。

上蒼給了我這樣的女兒，雖不完美但卻是聰明、可愛，還有那一點被容忍的調皮，我是該感謝的，有了她的陪伴，家裡才有朗朗的歡聲笑語。相對的，她每一次的進步都帶給了我們更大的成就與喜悅。在配戴助聽器十一個月之後的她，不但能正常的與人對話互動，且已朗朗上口四十餘首唐詩童謡，較之同年齡正常的孩童更要進步。我以女兒為榮，我深信她是個優秀的孩子。我們不須要活在別人的掌聲和喝采中，但我們要從自愛中培養出一分自信。

如果一個孩子活在鼓勵中，他就學會自信。

如果一個孩子活在讚許中，他就學會喜愛自己。

如果一個孩子活在被人接納的關愛中，他就學會在這個世界裡去尋求愛並對他人也付出愛。

所有的孩子，傷殘的、頑劣的，都是母親不悔的愛。尤其是不健全的孩子，更需要家人給她包容、愛、關懷與肯定，讓他有更大的勇氣去面對生命，也需要社會國家提供充裕的資源，讓他們在回歸主流的路上，不是任其生滅，而是更有尊嚴地挺直腰身得到別人的尊重與接納。有些生命中的災劫永遠無法成為陳跡，但我不讓孩子為生命的不完美而遺憾，所遺憾的是不能超越不完美。盼望女兒的身體雖殘而不障，心靈雖缺而不陷。我真的相信——有瑕的玉總比無瑕的玻璃好。她在我心中，微瑕卻不能掩瑜。

四、

木棉樹梢新抽的葉翠綠欲滴，不知何時又將取代似火焰橙紅的花，點燃夏的光亮。春風早已吹面不寒，夏的綠意蠢蠢欲動。如果說，木棉樹的紅花有渲染天地的氣勢，那麼綠葉便有一種直入人心的力量。而那半殘的枝幹，卻以一襲完美的殘缺示人。無悔的人生是有的，無憾，我想沒有，尤其是一顆執著深情的心豈能無憾，只是那憾不輕易示人。是這一些夢想，這一點情愛，一點牽掛，構築了不算小的生命空間。沒有牽掛，人生不免空虛，而填補空虛的正是牽掛。對生命的愛——這份古老的感情，卻催開天地之間常青的樹，不敗的花。

包羅萬象的大自然到處都給人提示，我與那株半殘的木棉樹竟有著感知的和弦，延展出生命與生命間相互擁抱，在交會時互放了光與熱，愛與信念。有一些言語，無須華美的詞藻與多變的聲調妝點，只經過心的感應與傾聽，就呈現質樸淳厚的情味。木棉樹的綠葉已悄然地在我的心間融成一片生意盎然的綠洲了。我許諾給女兒的是花朵與甜夢，照拂與眷顧，只要我活著一天，什麼時候她需要，我一定陪在她身旁。